

後蘇哈托時代的印尼女性寫作

周啟宇

北京外國語大學

前 言

「香豔文學」(sastra wangi)一詞在印尼的媒體和學界中往往指代後蘇哈托時代一批大膽寫作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她們多是智慧與美貌並存的城市女性，其中的先鋒代表應為一九九八年出版小說《薩曼》(*Saman*)引發文壇震蕩的阿尤·烏塔米(Ayu Utami, 1967-)，緊隨其後的德薇·萊斯達莉(Dewi Lestari, 1976-)、菲拉·芭蘇姬(Fira Basuki, 1972-)、蕾拉·楚多莉(Leila Chudori, 1962-)與歐卡·魯思米妮(Oka Rusmini, 1967-)等人也在文壇粉墨登場，印尼文壇中的女性作家從寥寥數人變得不勝枚舉。儘管阿尤·烏塔米等人此前曾否認「香豔文學」的標籤，著名男性作家古納萬·默哈邁德(Goenawan Mohamad, 1941-)也曾辯稱：「阿尤·烏塔米的女性寫作不是為了寫性而寫性的『香豔文學』」(Aprijanti)，但在以穆斯林為主體的印尼社會，將「香豔文學」賦予貶義腔調，以此為靶點所發表的批評之聲仍不絕於耳。實際上，「香豔文學」作品多是女性作家發表的帶有鮮明女性特點的作品，帶有對社會現實的批判以及大膽的女性身體感官描述是其突出特點。

「香豔文學」一詞最早被澳洲學者譯為“perfumed literature”或是“fragrant literature”，其含義並無二致。究其內涵如何，芭芭拉·哈特里(Babara

October 29, 2021 收到稿件 / March 31, 2022 接受刊登

《中山人文學報》no.53 (July 2022): 19-35

§ 周啟宇，現為北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學博士研究生。

Email: zhou-qiyu@qq.com

Hatley)、哈利·埃弗林(Harry Aveling)與帕梅拉·艾倫(Pamela Allen)等人早前指出：一方面是迎合市場消費的流行文化，依靠嘩眾取寵的性描寫博得資本青睞；另一方面則是一九九八年獲得解放後印尼文壇尋求的一種新的「寫作範式」。在中國學界，〈印尼女作家阿尤·烏塔米筆下的歷史與現實〉一文曾闡釋代表性女作家阿尤·烏塔米文學創作的背景、歷程與特點，並用「香豔文學」一詞解釋阿尤·烏塔米大膽的女性寫作所受到的非議（周啟宇 2018a），而臺灣學者蘇穎欣曾在文章中使用「芬芳文學」的譯法（蘇穎欣）。誠然，“wangi”一詞本身只有「香氣」但沒有「豔麗」的含義，以此為切入點從文學史角度全面地分析女性寫作的最新動態及其意義顯得尤為重要。蘇哈托執政後將印尼共產黨(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PKI)附屬組織印尼婦女運動(Gerwani)取締，並通過「婦女法則」(kodrat wanita)思想與「婦女職責」(Dharma Wanita)組織對女性進行道德和行為上的約束。因此，一九九八年以前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是溫順服從的賢妻良母(Saskia Wieringa)。女性無緣說出自己的聲音，無由敘述自己的歷史。然而，誕生於後蘇哈托時代的“sastra wangi”即為蘇哈托治下高壓政策的「另類」遺產，其中妖豔露骨的色情內容究竟應當如何審視？是純粹的艷情文字堆砌，還是應當看作女性作家反撥威權政治、消解神性壓抑的桃色外衣？香豔還是芬芳，其本色究竟如何？綜合女性作品的主題來看，歷史、宗教與女性是其關涉的三大重要議題，因此本文將從重構民族歷史、呼籲族羣包容與追求女性解放三個角度進行解析，以求在學界展開進一步的探討。

壹、重構民族歷史順應改革潮流

一九九四年，包括《時代》(*Tempo*)在內的三家新聞週刊被時任宣傳部長查封（溫北炎、鄭一省 24），阿尤·烏塔米因反對蘇哈托政權的文化高壓政策而在「新聞被查封，文學應發聲」的口號下開啟文學創作歷程。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薩曼》因發表於蘇哈托下臺前十日且觸碰蘇哈托時代的禁忌話題而被譽為象徵印尼民主改革與精神解放的里程碑，《薩曼》斬獲當年雅加達文藝委員會小說比賽一等獎，阿尤·烏塔米本人也因此成為2000年荷蘭克勞斯親王獎最年輕的獲獎者（周啟宇 2018b）。印尼學者維雅米(Wiyatmi)指出，小說《薩曼》含有一九九四年棉蘭工人大罷工運動的

歷史敘述，因而具有「新歷史」(New Historicism)的重要意涵(Wiyatmi)。因此，從創傷歷史與民主改革的視角來看，阿尤·烏塔米開啟的女性文學風潮應當視作重構民族歷史順應改革潮流的「芬芳文學」。

小說男主人公薩曼原本是一名神父，他因同情貧苦人民而幫助教區內的村民們發展種植業以求改善生活條件，然而他不僅受到了教堂的多次警告，他和村民們多年的勞動成果在壟斷寡頭和地方政府的聯合碾壓下付之一炬，而他也因不明緣由地抓入牢中遭受虐待。最後，從牢獄中獲救的薩曼對黑暗現實和正統宗教徹底失望，他自此投身到社會民主運動之中。一九九四年三月棉蘭爆發大規模工人示威遊行，上萬名工人團結起來，走上街頭要求提高工資待遇，卻遭到蘇哈托軍人政權的殘酷鎮壓。薩曼因參與其中而成為員警局「最緊急抓捕的五個人之一」，所幸他最終在好友雅思敏等人的幫助下逃往美國。薩曼的信仰坍塌與人生轉折，是印尼蘇哈托時代末期社會境況的折射，體現烏塔米作為一名女性作家批判現實的意識與呼籲民主改革的意願。

此後，重構蘇哈托時代的歷史敘事成為烏塔米文學創作的重要源泉，也是她借以表達民主改革意願的重要途徑。小說《拉戎》(*Larung*)描述一九九六年要求民主黨領導人梅加瓦蒂(Megawati Sukarnoputri)執政的社會運動以及地下媒體的湧現、小說《數位“Fu”》(*Bilangan Fu*)再現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場景、小說《爪哇往事》(*Manjali dan Cakrabirawa*)回顧一九六五年蘇哈托「反共清洗」造成的歷史創傷，以及小說《恩里克的愛情故事》(*Cerita Cinta Enrico*)辯證思考一九七八年反對蘇哈托執政的萬隆工學院學生運動。哈利·埃弗林指出：「蘇哈托政府閹割了一代作家，剝奪了他們的創造力，以使他們無力成為歷史的見證者，去告訴其他人正在他們眼前發生的事實」(Harry Aveling)。烏塔米卻在小說中以鮮明的個人化和民間化的方式，敘述了邊緣羣體被「新秩序」政權所忽略、遮蔽甚至扭曲的「小寫的歷史」，可以看作是對「歷史本原」的一種復歸和找尋的努力，歷史敘事也成為「芬芳文學」的底色。

一般認為，蘇哈托藉由一九六五年「九·三〇」事件奪取總統權力，由此開啟的「新秩序」政權大肆屠殺印尼共及其附屬組織成員（梁英明），而蘇哈托時期的歷史敘事必須服從於政府主導話語，外國研究者禁止煽動

有爭議的話題，對「屠共英雄」的頌揚以及對印尼共及其追隨者的污蔑在蘇哈托時期通過紀念碑、電影和書籍等形式不斷強調(Laurie Sears)。一九九八年蘇哈托下臺後，有關「反共清洗」的創傷歷史得以重構，單線的歷史敘事向「芬芳文學」中複線型、多線化的歷史敘述轉軌。

在阿尤·烏塔米的小說《拉戎》中，阿加妮奶奶年輕時因追求自由愛情而受到族人詛咒，此後又經受一九六五年蘇哈托「反共清洗」的歷史創傷，遭受巨大家庭變故的她背負著污蔑與詛咒生活，直至以巴厘傳統信仰的方式被動地結束生命而終獲救贖。

阿加妮奶奶出身於巴厘傳統貴族家庭，但卻與巴厘印度教主導的男權秩序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她自稱出身刹帝利種姓，但是年輕時卻和一位荷蘭商人私奔，為了躲避族人的憤怒而逃往爪哇島。他的丈夫雖是白人卻在日本佔領時期被抓進了集中營。於是，她又和一名共產黨遊擊隊員成婚，在一九四四年生下拉戎父親。但阿加妮奶奶最終與規約強制搏鬥得遍體鱗傷，直至窮途末路。小說《拉戎》開篇，拉戎意圖前往殺死阿加妮奶奶。她「在年輕時為了一個荷蘭人離開了神廟和父母」(Ayu Utami 2001: 62)，叛逃家族背負詛咒，帶著痛苦生存至今，只有殺死她才能夠使她解脫。但是阿加妮奶奶與她的一位舊友在臨終前卻向拉戎講述早已被年輕世代遺忘的邊緣歷史。

那是一九六六年，然而僅僅是回憶起這個年份都讓這裏的人顫抖不已，更不用說提到鄰居家裏的誰被殺害，以及他的面容是否還完整的保留下來這樣的小事了。那段時間真叫人害怕。因為一批死神降臨到人間，化作人的模樣，我們無法分辨他們。我們只知道當他們把我們驅逐至洞穴時，他們的臉是烏黑的，沒有眼睛。我們沒有辦法相信任何人，哪怕是我們的愛人，甚至我們自己。因為那時我們只有通過揭發別人才能夠保全自己，才能夠將我們頭上的死神轉移到他人頭上。但即便如此我們仍舊恐慌不已：我們不是已經被死神附體，要將世界末日帶給我們的親人嗎？(Ayu Utami 2001: 35)

拉戎父親在二十世紀六〇年代招募至巴厘服役，原本安定的生活被一

九六五年爆發的「九·三〇」運動擾亂。拉戎父親被認為印尼共成員而在阿加妮奶奶面前被蘇哈托的反共軍隊殘忍地抓走，阿加妮奶奶聲稱「他或許不是印尼共，印尼共或許沒有發動政變，但所有人都要指責他人以保全自己」(Ayu Utami 2001: 66)。堅守巴厘傳統信仰的阿加妮奶奶似乎在三天後感受到了孩子的去世，「他的能量像湮滅的火光一般消逝了」(Ayu Utami 2001: 67)。拉戎母親也曾為拉戎父親辯護，然而此後也遭到了醜惡的誹謗與污蔑：

你母親說，他們誣陷他。沒有，我說。因為每個人都會選擇活下去。你的丈夫，我的孩子，他也許不是共產主義者，共產黨也許沒有發動政變，但是這一切又有甚麼意義呢？人們必須指控另一個人來保全性命。因此他們都說出了他的名字。

.....

後來我聽說，人們說你母親也是印尼婦女運動的成員，人們說她戴著黑色的乳罩，一邊有一顆紅色五角星的標誌，另一邊還印有鐮刀斧頭的圖案。人們還說她教附近的女人們跳脫衣舞，還唆使她們用自己的臀部去勾引那些軍官，讓他們放棄崇拜一切形式的上帝，而去信共產主義。(Ayu Utami 2001: 68)

印尼婦女運動(Gerwani)是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印尼最大的婦女組織，是印尼共附屬的婦女組織，它不僅謀求婦女的社會權利，同時也在政治領域表達訴求。然而一九六五年「九·三〇」運動爆發後，印尼婦女運動在蘇哈托控制下的集體宣傳中遭到污蔑，官方媒體甚至宣稱印尼婦女運動的成員在「九·三〇」當晚「引誘了六位受害的陸軍將領並切割了他們的陰莖」。對印尼共和印尼婦女運動的陰謀誹謗成為蘇哈托政權軍人統治的意識型態基礎之一，蘇哈托政權甚至利用其主導的「歷史敘述」展開「反共清洗」(Robert Cribb 7-35)。但班納迪克·安德森等人已經證實當初的屍檢報告足以證明蘇哈托捏造了相關謠言(Benedict Anderson)。烏塔米運用魔幻現實主義的敘事技巧將歷史的真相道破，被宏大話語敘述的歷史原來只是被政治修辭粉飾的男權遊戲。在月黑風高的晚上，阿加妮奶奶運用她從巴厘貴族血統中遺傳的「超自然能力」，抵擋再次襲來的蘇哈托軍隊，成功地守護了

拉戎和拉戎母親，而拉戎年幼時便離開親人獨自在外闖蕩謀生。

與阿尤·烏塔米相似，《時代》週刊前記者蕾拉·楚多莉也被譽為後蘇哈托時代最勇敢的小說家之一。她早期出版的小說集《最後的夜晚》(*Malam Terakhir*)被文學評論家耶辛(H.B. Yasin)認為兼具俄國杜思妥也夫斯基和英國 D.H. 勞倫斯的風格，而二〇一二年楚多莉發表她歷時六年創作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返鄉》(*Pulang*)深入探討一九六五年的民族創傷歷史，蘇哈托對印尼共產黨附屬組織印尼婦女運動的污蔑也被解構。楚多莉為此兩次前往法國巴黎拜訪當年的受害者、流亡者及其家屬，同時在印尼國內尋找「布魯島」(*Pulau Buru*)集中營的倖存者及其後人。古納萬·默哈邁德表示《返鄉》：「直面印尼共產黨受迫害與被流亡的歷史，清晰透明，不帶絲毫模糊與猶豫」。^[2]小說《海的故事》(*Laut Bercerita*)講述蘇哈托時期勇於表達反對意見、參與社會運動的大學生「海」的故事，他在被捕後被折磨致死卻依然不肯屈服。另一位年輕貌美的作家拉思米·帕穆查(Laksmi Pamuntjak)也是記者出身，她於二〇一二年推出小說《安巴》(*Amba*)，講述一對青年情侶在一九六五年「九·三〇」事件中被迫分離的故事，揭露「即將被遺忘的黑暗歷史」。她的多部作品目前已被翻譯為英語、德語和荷蘭語等語言出版。^[3]

同樣記者出身的還有琳達·克里斯坦蒂(Linda Christanty, 1970-)，她從印尼大學文學系畢業後開啟文學與新聞的雙渠道創作。二〇〇四年，琳達·克里斯坦蒂憑藉短篇小說集《瑪利亞·賓托的飛馬》(*Kuda Terbang Maria Pinto*)獲得赤道文學獎(Kusala Sastra Khatulistiwa)。^[4]全書由十二部短篇小說組成，可以看作是對蘇哈托時期社會歷史的批判性反映。小說《晚餐》(*Makan Malam*)中的父親正計劃在一九六五年政局動蕩前夕逃往莫斯科，他是蘇哈托政權「反共清洗」的受牽連者之一。在《最後的宴會》(*Pesta Terakhir*)中，琳達描繪一位在政府當局工作、享受優渥俸祿的文員形象，他在一次政治運動中背叛同志，他的朋友莫爾西(Mursid)在蘇哈托「反共清洗」中被捕入獄，在囚禁數十年後被釋放卻依然因為背負錯誤標籤而無法謀生。此外，《佐奧》(*Joao*)和《湖》(*Danau*)兩部小說影射印尼入侵東帝汶時的情形，暗示對蘇哈托軍人政權的批評。以記者身份撰寫文學作品，實現對歷史罅隙中的邊緣敘事聚光，或許正因如此，印尼作家沙巴迪·佐科·達莫諾

(Sapardi Joko Damono, 1940-2020)認為「從這本書中可以看到印尼短篇小說發展的未來」。^[5]

民族創傷的歷史重構成為鋪墊印尼文學發展未來的重要基石，因為解構威權話語成為「芬芳文學」的聚焦點。歐可依·瑪達莎莉(Okky Madasari, 1984-)畢業於印尼大學，她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撰寫研究蘇哈托文化高壓政策的博士學位論文。二〇一二年起，她陸續出版《無聲年代》(*Entrok*)、《86》(86)、《流放者》(*Maryam*)與《精神枷鎖》(*Pasung Jiwa*)等十餘部長篇小說，探討蘇哈托時代的政治壓迫與文化禁錮，表達反抗社會不公與呼籲自由平等的重要意願。歐可依也曾在多個場合聲稱，卡爾·馬克思的人類解放思想讓她深受震撼，官方歷史敘述應當正視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的屠戮歷史，當局也應向受害者及其家屬致歉。歐可依的小說也已被陸續翻譯為英語、德語和阿拉伯文等多種語言在世界出版。^[6]

同樣作為學者出身的還有出身於印尼泗水，在澳洲蒙納什大學完成博士學位論文的華裔女性蘇晨瑪(Soe Tjen Marching, 1971-)。她不僅此前發表研究阿尤·烏塔米小說作品的論文，還於二〇二〇年出版小說《荒墳之中》(*Dari Dalam Kubur*)，敘述印尼共附屬組織印尼婦女運動(Gerwani)成員在一九六五年被捕入獄的隱秘歷史，有讀者在 Goodreads 網站上表示，小說含有「對蘇哈托政權直白的抨擊」。

有研究表明，在蘇哈托的威權統治之下，持不同政見者持續存在，包括具有批判性的非政府組織、人權組織、學生團體以及針砭時弊的新聞記者等等。這些「反對」組織進行社會運動的最基本目的就是謀求政治改革(E. Aspinall 1995)。後蘇哈托時代的女性作家將解構威權話語、重構歷史創傷作為創作主題，順應改革潮流成為「芬芳文學」的首要目的。但民主改革不應侷限於政治議題，還應當回應社會羣體的重要關切。

貳、突破族羣藩籬呼籲平等包容

蘇哈托執政後實行嚴厲的排華政策，孔教從官方正統宗教中刪除，華文書籍禁止傳播，華人文化傳統遭到禁絕(Lenore Lyons & Michele Ford)。一九九八年以後華人問題都是印尼民主政治的一項重要議題，至二〇〇四年總統大選時，善待華人已成為梅加瓦蒂與蘇西洛等總統候選人的重要主

張（黃昆章）。在小說《薩曼》中，薩曼對社會運動中遇害的華人企業家表示同情，他還聲稱，「有兩位華人記者來到過村子里幫助過他」（Ayu Utami 1998: 97）小說《爪哇往事》中，烏塔米直言「對印尼共追隨者的大規模清洗開始了，加迪相信遇難者超過了一百萬人。」（Ayu Utami 2010: 36）華人成為歷史創傷的受牽連者，透過歷史觀照現實，族羣和諧已成為改革時代新文學風潮的重要關切。

二〇〇一年起，具有美國留學背景的女作家菲拉·芭蘇姬陸續出版「窗門簷」三部曲(*Jendela-Pintu-Atap*)。小說男主人公吉瑪·茨仁是新加坡籍藏族男孩，與爪哇傳統女孩結婚後溫柔忍讓，兩人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中攜手作伴走出困境，構建和諧幸福的家庭生活。二〇〇四年，菲拉·芭蘇姬再次以新加坡地道混合美食的名稱推出小說《羅雜》(*Rojak*)，講述新加坡籍華裔女孩嫁入爪哇貴族家庭後的生活，爪哇傳統文化與伊斯蘭文化交融，使得保有華人文化傳統的女孩在嫁入豪門後感受到種種「文化衝擊」。此外，長期堅持新聞寫作與歷史題材創作的本土女作家辛杜納塔(*Sindhunata*, 1952-)在二〇〇七年也推出長篇小說《華族少女》(*Putri Cina*)，講述印尼華人融入印尼社會的心願與努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後蘇哈托時代的女性作家描寫跨越族羣的交融與碰撞，應當看作「芬芳文學」改良社會激進思想的努力。

印尼是以穆斯林為主體的世俗國家，其穆斯林人口約佔全國總人口的八十七百分比(*Badan Pusat Statistik*)。除了華人作為少數羣體，印尼還有許多天主教徒、印度教徒等不同少數族羣。二〇〇一年，原本作為流行女歌手的德薇·萊斯達莉開始陸續推出她的長篇小說《超級新星 1：騎士、公主和流星》(*Supernova 1: Kesatria, Putri dan Bintang Jatuh*)、《超級新星 2：根》(*Supernova 2: Akar*)和《超級新星 3：雷電》(*Supernova 3: Petir*)等系列作品，都市女性在婚姻中出軌又回歸家庭，青年男女在虛擬世界中苦苦追尋所謂的命中註定。小說在爆紅后甚至被翻拍成為電影上映。德薇出生於印尼天主教家庭，其大學也在萬隆天主教大學(*Universitas Katolik Parahyangan, UKP*)就讀。她常常在小說中表達宗教觀念，但她又曾公開表示想對宗教說「不」，她聲稱「精神主義」才是她的驅動力。具有天主教背景的女歌手發展為一名流行小說家，德薇的女性書寫經歷本身就具有突破性意義。女性

寫作可謂是宗教世俗化的重要載體，「芬芳文學」中的宗教包容觀念也具有時代價值。

德薇·萊斯達莉曾表示阿尤·烏塔米是她最喜愛的作家之一，她們二人也常被認為是「芬芳文學」的代表人物。在小說《數位“Fu”》中，阿尤·烏塔米表示“Fu”本是爪哇十二進位數位的最後一個，但崇尚功利主義的現代性與西方正統宗教帶來的「一神論」正在逐漸侵蝕注重和諧與包容的爪哇傳統文化與信仰。前文提到的青年女作家歐可依·瑪達莎莉曾歷經多次赤道文學獎提名，二〇一二年她的長篇小說《流放者》最終獲獎。小說講述印尼龍目島阿赫瑪迪亞教派(Ahmadiyah)的羣體遭受歧視與壓迫而最終不得不選擇流亡的創傷歷史。作為伊斯蘭的少數派系，阿赫瑪迪亞教派長期與穆斯林團體在龍目島共同生活，卻一直被視為異端。

在詩歌方面，多羅悉亞·羅莎·赫莉安妮(Dorothea Rosa Herliany, 1963-)在二〇〇六年憑藉詩集《聖羅莎》(*Santa Rosa*)獲赤道文學獎。詩集收錄二十六首詩歌，其中兩首〈聖羅莎〉化用天主教聖女聖羅莎進行「自我犧牲」以求救贖人類罪惡的典故隱喻現代女性遭受的苦難，而〈悉達的悲歌〉則消解印度史詩《羅摩衍那》中的悉達公主的貞潔形象，「未能自焚的悉達」到底是對是錯？在雲霄「放飛自己的悉達」是否高尚如斯？宗教經典中的女性地位在詩人筆下受到拷問，反叛宗教經典、追求女性的自由與解放應當是後蘇哈托時代女性文學最突出的母題。

參、反叛規約強制追求女性解放

《薩曼》中的萊拉應是最早出現在後蘇哈托時代印尼文學中的女性形象，儘管小說此後歷經二十多次再版，封底上的萊拉依然表示她「想要把自己的初夜獻給一位有婦之夫」。^[7] 塔拉則更加桀驁不馴，儘管受到父母的強力規訓，她依然驕傲地自述「我的父親和我的哥哥都叫我婊子」(Ayu Utami 1998: 118)，「成年後我更加斷定婚姻不過是偽善的賣淫」(Ayu Utami 1998: 123)。正是在塔拉的啟蒙下，萊拉才明白，原來在紐約這樣的國際都市，女性的性自由似乎被所有人都接受。在續篇《拉戎》中，因追求有婦之夫而始終不得的萊拉最終與性格自由的塔拉摩擦出同性戀情。阿尤·烏塔米狂歡化的女性描寫迎來了以澳洲學者為代表的西方學界的高度讚譽：

芭芭拉·哈特里稱《薩曼》：「有力地打破了印尼文學通往充分書寫女性經驗的關鍵壁壘」(Barbara Hatley)，哈利·埃弗林也表示後蘇哈托時代的女性作家以「語言的石頭」去抨擊她們所生活的社會中「虛偽的高傲」，維護「女性以誠實、耿直和不受限制的方式發聲的權利」(Harry Aveling)。誠然，後蘇哈托時代的女性描寫漂浮著露骨直白的「香豔」氣息。

另一位大膽書寫女性現實體驗的作家是傑奈爾·瑪埃莎·阿尤(Djenar Maesa Ayu, 1973-)，她於二〇〇二年在《羅盤報》(*Kompas*)發表短篇小說《水蛭》(*Lintah*)引起轟動，小說女主人公瑪哈的單身母親決定與情人同居，然而瑪哈卻不喜歡這一性格粗魯的陌生男子並給他起名「水蛭」，瑪哈原本決定反抗「水蛭」的性虐待但最終發現無能為力。二〇〇二年傑奈爾推出短篇小說集《他們說我是猴子！》(*Mereka Bilang Aku Monyet!*)，其中以同名短篇最為著名。《他們說我是猴子！》於二〇〇八年被傑奈爾本人改編為電影並被印尼《時代》週刊譽為年度最佳電影。女人公阿曾(Adjeng)在父母面前溫順乖巧，但夜晚去和朋友們蹦迪^[8]卻如同換了一個人一般，年幼時遭受父母虐待的畫面時常浮現在她腦海裏。

對人性極端一面的探討當然屬於「香豔文學」的範疇。年輕的穆斯林女作家迪納爾·拉哈尤(Dinar Rahayu, 1971-)於二〇〇二年出版散文體小說《致敬利奧波德·馮·薩赫－馬索克》(*Ode untuk Leopold von Sacher Masoch*)引發爭議，小說以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為故事背景探討了「虐戀」文化。此後，拉哈尤又推出短篇小說集《安魂彌撒曲：短篇集》(*Lacrimosa: Kumpulan Cerita Pendek*)，書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性格奔放個性奇異，使得迪納爾·拉哈尤的宗教背景再一次被印尼文藝界批評。然而，溫和派宗教羣體也會展示人性的溫暖光芒。赫爾薇·蒂安娜·羅莎(Helvy Tiana Rosa, 1970-)被稱作「穆斯林女權主義者」，她的小說集《布卡武》(*Bukavu*)闡釋伊斯蘭美學與愛的意義，該書曾獲赤道文學獎提名。二〇〇五年她撰寫的戲劇《女性大地》(*Tanah Perempuan*)探討印尼保守伊斯蘭地區亞齊歷史上的女性英雄人物，她認為女性英雄對於應對二〇〇四年印度洋海嘯的創傷有重要價值。

但是，嚴格的宗教規訓始終是「香豔文學」的女性作家們筆伐的對象。瑪雅·烏蘭(Maya Wulan, 1978-)的小說《萬字元》(*Swastika*)則講述了一位自幼受到宗教教義嚴格約束的女同性戀者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故事，為了對

抗精神疾病她甚至嘗試自殺，而後加入學生運動之中，反抗社會的黑暗也是為了與自己內心的陰暗面對抗。消解宗教對女性的神性壓抑，書寫女性對自由與解放的追求，具有巴厘印度教背景的女作家歐卡·魯思米妮筆鋒犀利。她於二〇〇〇年出版小說《大地之舞》(*Tarian Bumi*)聚焦巴厘傳統社會的女性生存狀況，展現古老的宗教等級約束與現代女性欲求之間的矛盾衝突，贏得印尼國內外學者關注，小說還被翻譯為英語、德語等語言出版。二〇一二年，歐卡·魯思米妮憑藉小說《椰殼》(*Tempurung*)獲得東盟文學獎(S. E. A Write Award)，她在書中將古老的印度教種姓制度比作鉗制在現代女性身上的堅硬椰殼，書中幾乎所有巴厘印度教的女性角色都憎惡自己的父母與等級社會。為尋求報復，貴族階層的達尤遭族人摒棄因而在人行道上一絲不掛地跳著豔舞，擁有美貌與財富的格拉蒂與薩玲墮入開放式的同性戀情，而宋姬在十五歲時就懷有身孕卻被母親販賣給富裕的混血白人，她因而在窮困潦倒時也將自己的唯一的孩子賣作妓女。印尼學者達拉(Dara Windiyarti)表示，《椰殼》中所有的女性都在反抗命運且內心充滿矛盾對立，因此她們都擁有「神經質」(neurotic)的人格(Dara Windiyarti)。

女性反叛文化傳統追求自由的烏托邦，然而對自由本真的追求也離不開印尼自身的文化土壤。成長於蘇拉威西的青年女作家瓦·歐德·烏蘭·拉特娜(Wa Ode Wulan Ratna, 1984-)於2003年出版短篇小說集《夜尿症女孩》(*Perempuan Noktaria*)，她不僅質疑女性必須處於弱勢地位的價值觀念和社會等級體系，還認為女性的美貌不應當僅僅用皮膚白皙身材苗條來界定，擁有棕色皮膚的本土女性也是一種美。小說集出版時拉特娜尚且十九歲，探討女性的美貌自然帶有濃郁的香豔味道。二〇〇八年，拉特娜出版小說集《在讚地找我》(*Cari Aku di Canti*)，書中的男女主人公拒絕傳統的牽線搭橋制度，反叛傳統的男權文化，拉特娜因此榮獲當年赤道文學獎傑出青年作家獎。

前文提到的歐可依·瑪達莎莉與拉特娜同齡，但其文學成就已不容小覷。她的小說《精神枷鎖》探討女性體驗與種種社會束縛之間的關係：「我感到恐懼，感到不安，他們甚麼都做得出來，他們將我囚禁，讓我赤身裸體，服侍他們的肉慾。」(Okky Madasari 2013: 109)身體與思想的束縛、傳統與家庭的約束、宗教與成規的規制，這一切無不使得女性走向極端與「畸

形」(abnormalitas)(Rita Febriany & U'um Qomariyah)。面對伊斯蘭激進勢力席捲印尼，二〇一五年歐可依·瑪達莎莉發表網路論文《伊斯蘭、資本主義與文學》(*Islam, Capitalism and Literature*)，文中直言當前出版社為謀取利益放鬆對出版物的審核管制，致使大量伊斯蘭原教旨極端主義內容進入小說等出版物中甚至暢銷數百萬冊，對印尼年輕人產生不利影響。總而言之，後蘇哈托時代的女性文學確實充滿「香豔」的氣息，但不能狹隘的歸結為「女性情慾的文本呈現」(Pamela Allen)，因為它還涵蓋女性蒙受的種種壓制及其導致的變態反應。

結語

「赤身裸體或只是裸體的暗示，在任何宗教裏都代表著一種很強的性意味」(達格·埃思騰·恩德思鳩 14)。後蘇哈托時代印尼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阿尤·烏塔米與歐卡·魯思米妮的筆下渴求性自由，在德薇·萊斯達莉的長篇小說中越出婚姻的正軌，在傑奈爾·瑪埃莎·阿尤的短篇集裏遭受性虐待，在蕾拉·楚多莉和蘇晨瑪的歷史敘事中被荒淫的污穢而後遭拋棄……歷史、宗教與族羣等問題線性纏繞在女性寫作當中，由此形成的「芬芳文學」／「香豔文學」頗受爭議。女性作家一方面重構被掩抑的歷史敘事，表達呼籲民主改革的重要訴求；另一方面利用色情的「香豔」言語消解神性壓抑，呼籲族羣和諧，追求女性的自由解放。因此，可以認為「香豔文學」的標籤不過是大膽寫作的女性作家們發表意見的安全途徑。需要指出的是，歐可依·瑪達莎莉在二〇一六年接受《爪哇郵報》(*Jawa Pos*)採訪時提到她反對「褻瀆宗教法」(*hukum penistaan agama*)，認為這不僅是對人權的侵犯，也是將仇恨與暴力合法化的行徑(Okky Madasari 2016)。此言背景即二〇一六年九月雅加達省長華裔基督徒鍾萬學(Basuki Tjahaja Purnama, 1966-)在連任競選中發表演講被指褻瀆《古蘭經》，次年被雅加達北區地方法院依「褻瀆宗教法」判處兩年監禁(Merdeka)。由此可見，世俗化的印尼社會仍面臨對抗宗教激進主義的難題，包括印尼文藝界在內的各個階層、各個族羣和各個職業團體都還有很漫長的道路要走。

註 釋

1. 出自印尼作家塞諾·古米拉·阿吉達瑪(Seno Gumira Ajidarma)的雜文集《新聞被查封，文學應發聲》(*Ketika Jurnalisme Dibungkam Sastra Harus Bicara*)。
2. 詳見蕾拉·楚多莉的個人官網：www.leilachudori.com
3. 詳見拉思米·帕穆查的個人官網：www.laksmipamuntjak.com
4. 印尼赤道文學獎(Kusala Sastra Khatulistiwa, KSK)由印尼文學家、演員理查·歐(Richard Oh)和時任塞拉揚體育館總裁一木武(Takeshi Ichiki)於二〇〇一年共同設立。該獎項起初採用英文名 Khatulistiwa Literary Award，二〇一四年改為現名。赤道文學獎每年評選一次，獲獎作品為近一年時間內出版的詩集、散文集或小說，由評委會經過嚴格評審後得出結果。
5. 詳見琳達·克里斯坦蒂的個人官網：www.leilachudori.com
6. 詳見歐可依·瑪達莎莉個人官網：www.okkymadasari.net
7. 原文為：ingin menyerahkan keperawanan kepada seorang suami beristri。
8. 編者註：中國大陸網路用語，指到夜店跳舞。

徵引文獻

- Allen, Pamela (2007) "Beyond 'Ecriture Feminine': Desperately Seeking a New Literary Paradigm." *Review of Indoneisan and Malaysian Affairs* 41.2: 25-40.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Old State, New Society: Indonesia's New Order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2.3: 477-496.
- Aspinall, E (1995) "Students and the Military: Regime Friction and Civilian Dissent in the Late Suharto Period." *Indonesia* vol.59(Apr.): 21-44.
- Aprijanti (2013) "Buku: Pengakuan Eks Parasit Lajang" *APRIJANTI*, 27 Sep. (www.aprijanti.com/2013/09/pengakuan-eks-parasit-lajang.html).
- Aveling, Harry (2007) "Indonesian Literature after Reformasi: The Tongue of Women." *Kritika Kultura* no.8(Feb.): 5-34.
- Badan Pusat Statistik (2010) "Penduduk Menurut Wilayah dan Agama yang Dianut" (sp2010.bps.go.id/index.php/site/tabel?tid=321&wid=0).
- Cribb, Robert (ed.) (1990) *The Indonesian Killings of 1965-1966: Studies from Java and Bali* (Clayton: Monash University, Centr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Endsjø, Dag Ølstein [達格·埃思騰·恩德思鳩] (2014) 《性與宗教：世界信仰史上的信條與禁忌》(*Sex and Religion: Teachings and Taboos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Faiths*) [2007]。周雲水、李旺旺、何小榮(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Hatley, Barbara (1999) "New Directions in Indonesian Women's Writing? The Novel *Saman*." *Asian Studies Review* 23.4: 449-460.

- 黃昆章(2004)〈善待華人 繼續改善華人境遇〉。《人民日報海外版》，7 July (news.sina.com.cn/o/2004-07-07/05383009739s.shtml)。
- 梁英明(2010)《東南亞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 Lyons, Lenore & Ford, Michele (2013) “The Chinese of Karimun: Citizenship and Belonging at Indonesia's Margins.” Sai & Roon (ed.): *Chinese Indonesians Reassessed: History, Religion and Belonging* (New York: Routledge), 121-137.
- Dedi Rahmadi (2017) “Kasus Penistaan Agama oleh Ahok hingga dibui 2 tahun.” *Merdeka*, 30 December (m.merdeka.com/peristiwa/kasus-penistaan-agama-oleh-ahok-hingga-dibui-2-tahun.html).
- Okky Madasari (2013) *Pasung Jiwa* (Jakarta: Gramedia Pustaka Utama).
- Okky Madasari (2015) “Islam, Capitalism and Literature.” *Griffith Review 49: New Asia Now* vol.2(Jul.): 80-85. (www.griffithreview.com/articles/islam-capitalism-and-literature/).
- Okky Madasari (2016) “Langit Makin Mendung.” *Jawa Pos*, 6 November (www.jawapos.com/opini/06/11/2016/langit-makin-mendung/).
- Rita Febriany & U'um Qomariyah (2017) “Abnormalitas dalam Novel Pasung Jiwa Karya Okky Madasari.” *Arkhaïs* 8.2(Dec.), DOI: 10.21009/ARKHAIS.082.03.
- Sears, Laurie J. (2007) “Reading Ayu Utami: Notes Toward a Study of Trauma and The Archive in Indonesia.” *Indonesia* 83(Apr.): 17-40.
- Seno Gumira Ajidarma (1997) *Ketika Jurnalisme Dibungkam Sastra Harus Bicara*. (Sukabumi: Yayasan Benteng Budaya).
- 蘇穎欣(2015)〈共同體的感覺：雅尤·烏塔米與印尼精神〉。《燧火評論》，21 September (www.pfirereview.com/20150921b/)。
- Utami, Ayu (1998) *Saman* (Jakarta: Kepustakaan Populer Gramedia).
- Utami, Ayu (2001) *Larung* (Jakarta: Kepustakaan Populer Gramedia).
- Utami, Ayu (2010) *Manjali dan Cakrabirawa* (Jakarta: Kepustakaan Populer Gramedia).
- 溫北炎、鄭一省(2006)《後蘇哈托時代的印度尼西亞》(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Wieringa, Saskia (2003) “The Birth of the New Order State in Indonesia: Sexual Politics and Nationalism.”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5.1: 70-91.
- Windiyarti, Dara (2011) “Dendam Perempuan-Perempuan Yang Tersakiti: Kajian Psikoanalisis Sosial Novel *Tempurung Karya Oka Rusmini*.” *Atavisme* 14.1(Jan.): 87-100.
- Wiyatmi (2013) “Representasi Sejarah Indonesia Dalam Novel-Novel Karya Ayu Utami.” *Litera* 12.2(Oktober): 209-223.
- 周啟宇(2018a)〈印尼女作家阿尤·烏塔米筆下的歷史與現實〉。《當代外國文學》39.1: 71-78。
- 周啟宇(2018b)〈印尼女作家阿尤·烏塔米小說作品的新歷史主義解讀〉。碩士論文，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信息工程大學洛陽校區，洛陽。

WORKS CITED

- Allen, Pamela (2007) "Beyond 'Ecriture Feminine': Desperately Seeking a New Literary Paradigm." *Review of Indoneisan and Malaysian Affairs* 41.2: 25-40.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Old State, New Society: Indonesia's New Order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2.3: 477-496.
- Aspinall, E (1995) "Students and the Military: Regime Friction and Civilian Dissent in the Late Suharto Period." *Indonesia* vol.59(Apr.): 21-44.
- Aprijanti (2013) "Buku: Pengakuan Eks Parasit Lajang" *APRIJANTI*, 27 Sep. (www.aprijanti.com/2013/09/pengakuan-eks-parasit-lajang.html).
- Aveling, Harry (2007) "Indonesian Literature after Reformasi: The Tongue of Women." *Kritika Kultura* no.8(Feb.): 5-34.
- Badan Pusat Statistik (2010) "Penduduk Menurut Wilayah dan Agama yang Dianut" (sp2010.bps.go.id/index.php/site/tabel?tid=321&wid=0).
- Cribb, Robert (ed.) (1990) *The Indonesian Killings of 1965-1966: Studies from Java and Bali* (Clayton: Monash University, Centr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Endsjø, Dag Ølstein (2014) *Xing yu zongjiao: shijixinyangshishang de xintiao yu jinji* [*Sex and Religion: Teachings and Taboos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Faiths*] [2007]. Zhou yun shui, Li wang wang, He xiao rong(tran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Hatley, Barbara (1999) "New Directions in Indonesian Women's Writing? The Novel *Saman*." *Asian Studies Review* 23.4: 449-460.
- Huang Kunzhang (2004) "Shandai huaren jixu gaishan huaren jing yu" [Be Kind to the Chinese People an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7 July. (news.sina.com.cn/o/2004-07-07/05383009739s.shtml).
- Liang Yingming (2010) *Dongnanya shi*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Lyons, Lenore & Ford, Michele (2013) "The Chinese of Karimun: Citizenship and Belonging at Indonesia's Margins." Sai & Roon (ed.): *Chinese Indonesians Reassessed: History, Religion and Belonging* (New York: Routledge), 121-137.
- Dedi Rahmadi (2017) "Kasus Penistaan Agama oleh Ahok hingga dibui 2 tahun." *Merdeka*, 30 December (m.merdeka.com/peristiwa/kasus-penistaan-agama-oleh-ahok-hingga-dibui-2-tahun.html).
- Okky Madasari (2013) *Pasung Jiwa* (Jakarta: Gramedia Pustaka Utama).
- Okky Madasari (2015) "Islam, Capitalism and Literature." *Griffith Review* 49: *New Asia Now* vol.2(Jul.): 80-85. (www.griffithreview.com/articles/islam-capitalism-and-literature/).
- Okky Madasari (2016) "Langit Makin Mendung." *Jawa Pos*, 6 November (www.jawapos.com/opini/06/11/2016/langit-makin-mendung/).

- Rita Febriany & U'um Qomariyah (2017) "Abnormalitas dalam Novel Pasung Jiwa Karya Okky Madasari." *Arkhaia* 8.2(Dec.), DOI: 10.21009/ARKHAIS.082.03.
- Sears, Laurie J. (2007) "Reading Ayu Utami: Notes Toward a Study of Trauma and The Archive in Indonesia." *Indonesia* 83(Apr.): 17-40.
- Seno Gumira Ajidarma (1997) *Ketika Jurnalisme Dibungkam Sastra Harus Bicara*. (Sukabumi: Yayasan Benteng Budaya).
- Show Yingxin (2015) "Gongtongti de ganjue: yayou wutami yu yinni jingshen" [Rasa of Communities: Ayu Utami and the Spirit of Indonesia]. *Promethean Fire Review*, 21 September. (www.pfirereview.com/20150921b/).
- Utami, Ayu (1998) *Saman* (Jakarta: Kepustakaan Populer Gramedia).
- Utami, Ayu (2001) *Larung* (Jakarta: Kepustakaan Populer Gramedia).
- Utami, Ayu (2010) *Manjali dan Cakrabirawa* (Jakarta: Kepustakaan Populer Gramedia).
- Wen Beiyang, Zheng Yisheng (2006) *Hou suhatuo shidai de yindunixiya* [Indonesia in Post-Souharto Era].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Co. Ltd.).
- Wieringa, Saskia (2003) "The Birth of the New Order State in Indonesia: Sexual Politics and Nationalism."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5.1: 70-91.
- Windiyarti, Dara (2011) "Dendam Perempuan-Perempuan Yang Tersakiti: Kajian Psikoanalisis Sosial Novel *Tempurung Karya Oka Rusmini*." *Atavisme* 14.1(Jan.): 87-100.
- Wiyatmi (2013) "Representasi Sejarah Indonesia Dalam Novel-Novel Karya Ayu Utami." *Litera* 12.2(Oktober): 209-223.
- Zhou Qiyu (2018a) "Yinni nuzuoqia ayou wutami bixia de lishi yu xianshi" [History and Reality in the Writings of Ayu Utami].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39.1: 71-78.
- Zhou Qiyu (2018b) "Yinni nuzuoqia ayou wutami xiaoshuo zuopin de xinlishizhuyi jiedu [A Study on Novels of Ayu Utami from Perspective of New Historicism], Master thesi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Luoyang.

摘 要

一九九八年印尼威權政治解體後，獵奇妖豔的女性文學成為時代的寵兒，所謂的「香豔文學」現象亦引發澳洲學者的關注與青睞。少數宗教羣體的女性作家紛紛以露骨色情的字眼遣詞造句，不僅先鋒挑戰蘇哈托時代的話語權威，更形成與宗教極端直線對立的世俗極端。兩極對立引發衝突與調和，以求實現現代文明所期待的宗教世俗化目的。需要指出的是，大膽而直白的性描寫應當僅僅視作女

性寫作的桃色外衣。香豔還是芬芳？後蘇哈托時代的女性文學應當先從歷史敘事、族羣和諧與女性解放三個角度進行審視。

關鍵詞：後蘇哈托時代、印尼、女性文學、創傷回憶、宗教世俗化

Écriture Féminine of the Post-Suharto Era in Indonesia

ZHOU Qi-Yu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Indonesia in 1998, erotic female writings have become quite popular for a long while. Sastra wangi, or literally translated as fragrant literature that refers to the *écriture féminine* in post-Suharto era, has also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ustralian scholars. Female writers with different religions and backgrounds, through erotic narratives in their works, have challenged the authoritarian discourses of Suharto, and sought secular interventions in their religious doctrines. The confrontation triggers 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and further enables the secularization of Indonesia religious society. It has to be pointed out that sexual representations with boldness and explicitness in their works should be viewed as a violet coat covering women's writings, and therefore the so-called sastra wangi must be reconsidered. It should be firstly assess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historical narratives, ethnic harmony and female liberation.

KEYWORDS: post-Suharto era, Indonesia, female writings, traumatic memories, secularization of religion